

通志堂經解





春秋臣傳卷第十七

襄公一

宋子罕

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十五年鄭尉氏之亂其餘盜在
宋鄭人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蒧師慧過宋朝
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
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
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歸之宋人或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
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
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

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勿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弭兵請邑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不以爲怨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末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常掌國政以

爲上卿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周劉定公

劉定公名夏周大夫也昭元年虢之盟景王使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

春秋目傳卷十一
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張志

晉韓起

韓起獻子之子也是曰宣子獻子請老起爲卿昭二年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叔向見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

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以免於難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

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閭田歸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六年宣子聘於鄭宣子有琛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謂

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驪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

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子展

子展鄭卿公孫舍之也父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襄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陳及鄭平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晉人討衛疆戚田執衛侯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

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遂與國弱請釋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晉士弱

士弱字伯瑕晉大夫也士貞伯之子是爲士莊子也襄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鍾離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於會不敬

四百廿一
士莊子曰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
其將不免乎昭六年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
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
不火何爲明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
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
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
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二年諸侯朝晉通嗣君
也晉昭公以齊景公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走穆

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
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
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魯季孫宿 武子

季孫宿季文子之子也是曰季武子戲之盟襄公送
晉悼公以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饗之禮行之以
金石之樂節之以先王之桃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

四百六
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
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襄十一年春武子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
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十九年如晉拜師晉
侯饗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
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天下輯睦豈唯
敝邑賦六月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
功焉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還及方城武
子取卞使公冶問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
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
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
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
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昭五年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七年
十一月卒

魯申豐

申豐魯季氏屬大夫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

悼子欲立之訪於豐曰彌與紂吾俱愛之欲擇而立之豐趨退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氏問於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

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二十六年齊侯將納昭公命無受魯貨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賂梁丘據以言於齊侯遂不果納公

贊曰子罕不貪以爲寶幾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逐子蕩削向戌分謗救患乃其優爲也劉夏以求後來賜齊侯命周室爵祿輕矣復禹功成王周公之事也而夏以責趙孟非其任矣韓宣子而知任

四
人可謂賢矣至州田之請玉環之市未免有貪利玩
物之累焉此亦中人之所常爲而春秋責備於賢則
可惜也然卒能畏人自止亦異於人矣鄭介於晉楚
事楚則晉伐之事晉則楚伐之不堪命矣微子展則
國不國也子展出疆助善內睦其族外交諸侯而守
之以共儉信乎其後亡也士莊子父子知足以知得
失晉之良大夫也季武子不待君命而取邑不臣之
心見矣何以訓後嗣哉楚莊克晉猶不敢築京觀季
氏因人成事而父立武宮子作林鍾不度也矣申豐
學問贍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知效知於昭公失
輕重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八

襄公二

鄭子產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二十二年夏
晉人徵朝于鄭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于產寓書
於宣子乃輕幣鄭入陳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
晉人問陳之罪何故侵小問何故戎服子產對士莊
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
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

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張志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八年秋蔡侯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饗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後二年世子弑之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夫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六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

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飾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譴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

子曰是吾罪也使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昭元年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

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叔向曰善哉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

貪敝將若之何七年子產聘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十三年相鄭伯會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什

凡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台諸侯藝貢事禮也十九年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禳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爲人篤信自守若叔向譏其
鑄刑書裨竈之請瑾玉襮火韓宣子求市玉環晉人
之問立駟乞竟不顧也然樂于聞善程鄭卒以然明爲
賢而問政焉及鄭人議執政然明嘗使毀鄉校亦不
從也其行法不避親貴故南子子皙之罪不貸也然
蒐葬除道在于大叔之廟有所縱舍焉子皮載幣如
晉葬子大叔以幄幕九張會平丘請具行器以適楚
始末以爲然卒皆如其言也已雖廉潔不以望人故
伯石之欲將欲使之必與之邑至哀死親親尤盡其

至若伯有是也故季札一見如舊昭十二年鄭簡公
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徒執
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曰不
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
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弗毀則日中而墮子大叔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
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
成也

吳季子

季子名札吳子壽夢之少子諸樊之弟也本封延陵

後封州來故曰延陵州來季子十二年壽夢卒十四年諸樊既除喪將立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吳子餘祭二十九年札來聘通嗣君也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平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箚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箚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哀十年楚子期伐陳札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

晉叔向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羊舌大夫之孫悼公以爲傅范宣子逐欒盈殺十大夫叔向弟叔虎與焉宣子囚伯華叔向賴祁奚救而免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子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

美而有勇力藥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宋之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諡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

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
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
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十一年秋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襪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
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襪之中所以
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矢則有闕今單子
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邁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

年楚子干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叔向曰
子干在晉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誰能濟之昔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
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
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
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
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
天方相晉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晉成虎祁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諸侯畏之十四年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

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爲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

必以賄死遂弗視終如其言叔向諒直多益平公射
鷄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
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
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鷄不死
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
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祖羊舌大夫平公問祁奚
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以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
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也悉
善而謙其端其爲興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
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
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

取得知也兄銅鞮伯華孔子謂子貢曰其爲人之淵
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
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
閑處喟然而嘆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
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
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
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
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
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
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
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其有道而

無下天下君子哉子食我嗣昭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黥墨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姁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勿視及魏舒爲政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叔向介性不能下人故季禮嘗戒其直尤善觀人周王之責藉叔向知其不終也

晉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也衛侯出奔師曠侍於悼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

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
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
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
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純門
之役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
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
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
在其君之德也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

遠也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
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
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
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
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
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
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齊晏嬰

平仲

晏平仲名嬰齊相也晏桓子之子崔杼弑莊公晏子
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亡乎曰君爲社稷死
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

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慶封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先君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歆及慶氏亡與晏子邴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塹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

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之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三年齊使平仲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民無所依其能久乎十年欒高氏之亂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二十年齊侯疥遂疟

期而不瘳梁丘據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曰不可君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適遇淫君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

平醢故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以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德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晏子曰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君

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不遺人以財惟以善言今夫蘭本湛之以鹿醕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

不窮馬駘斬足而復行以其輔之者衆故孔子嘗曰
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
而行爲恭敏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嘗謂子貢
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
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
晏平仲之行也

贊曰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強橫之晉楚從容酬酢曾
不少屈惟其正而已矣觀其爲國經田野伍井廬服
有章禮有數食其人民而教訓其子弟擇材任能補
敝救患號令脩明賞罰不差雖不足以語先王之政
亦歸歸其意矣惜乎小國寡民無可行之君不得以

肆其志也孟子之聖可謂不待大矣猶以政告齊王
而不責滕文公況其餘哉若夫博聞敏識信道篤而
自神明以誠正率下不如柔而吐剛則二霸之佐未之
有也季子有高世之識有過人之智觀行而知存亡
聞聲而審治亂豈有父兄之教習俗之然哉殆天性
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猶信叔向學足以達
其理志足以申其學嗟夫不得爲政也然晉國資之
者多矣邾南之會擁三十萬之衆臨之以威抗之以
辨諸侯莫不服從其才可知也且憂而不懼泰而不
肆拯已而不德滅德而不怨直諒多聞明於得失三
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子產古之遺愛叔向古之遺

直明非春秋之才也師曠之博達庶乎二子之風哉
晏嬰爲相一言而齊侯省刑諫非不行也然知患陳
氏之逼而不能謀之知惡梁丘據之佞而不能去之
焉用彼相哉至於儉以行己忠以事上犯顏敢諫愛
民而下士卓立乎崔慶陳鮑欒高之間而無所從亦
可謂賢矣史稱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予嘗疑焉
以越石御者之賤晏子猶禮而薦之況仲尼乎然見
聖而不能由聖其道一於愚信有是也夾谷之會嬰
實相之齊欲以兵劫定公而害孔子豈止沮之而已
哉余謂晏子君子之小人以下士取名而疾善之出
乎已是依違以固君矯節以欺世者也齊之不競晏

子之罪也

春秋臣傳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十九

襄公三

鄭子大叔

游吉

大叔鄭州游吉也駟偃子游之孫父曰公孫蠆字
子蟜荀偃伐秦之役子蟜勸之濟十九年范宣子言
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
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二十八年鄭伯使吉如楚及漢
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
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
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

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果卒昭元年
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子大叔子大叔
荅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
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
游二十五年王室有子朝之難子大叔見范獻子曰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與韓宣子圖之乃徵
會於諸侯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大叔見趙
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
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
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
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
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
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
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
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
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

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定四年會于召陵反未至而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之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子速嗣

晉魏舒

魏獻子舒魏莊子之子也昭元年荀吳敗羣狄於大原將戰舒教以毀車以爲行大敗之二十八年秋宣

子卒獻子爲政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戍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鱣吾與戍也縣人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戍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

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驥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子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令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尾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餐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

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三十二年八月王使富辛
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以爲伯父憂余
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
父若肆大惠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
矣范獻子謂魏獻子曰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子
曰善十一月舒及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
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
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鄭子皮

子皮鄭子展之子罕虎也三十年授子產政子皮欲
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

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
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
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
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
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

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
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
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昭十年子皮如晉葬平
公也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
行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
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
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
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
用其幣

云云

楚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也子囊卒十五年共王以午
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
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
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
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
無覿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
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子羽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也善辭令昭元年會于虢尋宋
之盟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左師簡而

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
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
知物其是之謂矣

鄭然明

然明鄭大夫驥茂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二十四年
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
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
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
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

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
問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茂之面
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因問政於子產子產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魏舒語賈辛稱叔
向之言有曰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鄭人
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
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

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士鞅

士鞅范宣子之子也是為范獻子伐秦之役與藥鍼馳秦師鍼死鞅反藥釁怒鞅奔秦秦伯問於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藥氏乎藥釁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藥釁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

所施沒矣而釁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襄二十九年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鄭鼓父黨叔為一耦昭二十一年夏來聘叔孫享以七牢士鞅怒曰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是聘也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能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定八年公會

晉師于瓦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贊曰子太叔文質彬彬婉而正直而有體斯所以能治其國而應四方之命也魏舒能用人不吝改過子皮能與善而自知不足足以相其君矣傳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二子雖未盡賢而能使賢其賢一也子羽之辭命固見稱於聖人乃若其觀人亦不在北宮子之下也學校之不可毀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然明之賢豈不足以知此蓋知子產之自任其曰毀鄉校如何斯試之之言耳子產謂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叔向亦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明

之心子產叔向尚患其難知況餘人乎士鞅非不才也而私慾不足以自勝故阿比嬖姊以成罔父之奸受財季氏以沮納君之義武文之風大壞矣

春秋臣傳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

襄公四

晉司馬女叔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司馬侯外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司馬侯言曰齊高子容專宋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二子皆將不免是秋高止出奔燕其後華定出奔陳晉平公使女叔來治杞

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公告女叔女叔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昭四年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君其許之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云云五年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於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卒二子叔游叔寬嗣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衛北宮文子 佗

張志

北宮文子名佗衛大夫也三十一年過鄭印段廷勞于隼林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曰令尹將有他志不能終也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伍舉

伍舉楚大夫也邑于椒故曰椒舉舉與聲子相善二十六年舉奔鄭伍舉取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是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

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晉

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是時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爲晉謀主以爲楚害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此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康王益其祿爵而復之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

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
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
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
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
產善相小國王使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
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楚子示
諸侯侈舉曰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
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
過十年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觀從
之造於中軍王問諸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靈王
爲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
聞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昌大蹶
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
濁爲聰先君莊王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
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
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

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以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者上下内外遠近大小皆無害焉故曰美若聚民利以自封是瘠民也胡美之爲

楚遠啓彊

遠啓彊楚大宰也昭元年靈王即位啓彊爲大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卹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羊舌肸爲司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啓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頤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乎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爲韓子禮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啓彊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旣而悔之啓彊聞之見魯公公語之故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其三鄰謹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鄭裨竈

裨竈鄭大夫也好言災異二十八年竈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
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昭
公九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曰晉君將死
後七月晉侯彪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筮王
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
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
焉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
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魯梓慎

梓慎魯大夫也善占候二十八年春無冰慎曰今茲
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枵以有時菑陰不
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亥枵虛中也
枵耗名也土虛民耗不饑何爲明年宋鄭饑昭公十
七年冬有孛星于大辰西及漢慎曰往年吾見之是
其證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
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
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

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明年五月丙子風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十月宋華亥向寧出奔陳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焉曰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皆不效

楚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令尹也屈蕩之孫屈到子夕之子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饗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二十五年爲掩爲司馬子木使芻數甲兵十月甲午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貳不陵表淳鹵數疆

遼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
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宋向
戌弭兵之盟楚人衷甲伯州犂以爲不可子木不從
太宰知令尹之將死也明年冬卒

楚然丹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子革
奔楚昭十二年楚子圍徐次于乾谿子革夕與之語
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
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

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
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
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
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心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贊曰女叔之知禮北宮文子之論人伍舉之相事蘧

啓彊一收過亦足以左右其君而彌縫其闕竈慎之推候固多中矣然天不可俄而度也二子取必焉能無失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子產之論所以勝也知人不知天則固知天不知人則急善爲國者正人事以待天可也子木會盟而先爲不信得沒幸矣靈王驕暴誰與言矣然丹回其欲而攻之使之痛憾可與爲善惜乎問之不豫也不然與子朱子爭美矣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一

襄公五

楚申無宇

申無宇楚芊尹也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
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
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
不祥莫大焉何以得免昭公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
爲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
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閤入焉無宇
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

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早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昔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遂故之十一

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性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魯子服惠伯

椒

子服惠伯名椒一名湫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十有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參成可

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初臧武仲致師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子回嗣是爲昭伯

魯榮成伯

榮成伯名駕鵠一名藥魯大夫也子叔聲伯之子榮其邑也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子

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不如歸也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公欲毋入成伯曰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氏使役如闕氏將溝焉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衛子鮮

子鮮衛公之母弟公子鱄也孫林父之亂獻公出奔

獻公使子鮮求復於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終身不仕

秦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秦景公之弟也亦曰后子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昭元年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鍼聞

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是年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合爵故底祿以德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強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五年景公卒后子歸秦

晉荀盈

荀盈字伯夙知瑩之子也是曰知悼子荀氏至林父曰中行氏弟首氏弟知氏昭九年六月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

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駘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鄭印段

印段字子石鄭卿也父曰公孫黑肱字子張二十二年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

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
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
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
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
焉又公孫段字伯石亦鄭卿也公子豐之子垂隴所
謂二子石也子產爲政有事賂伯石邑子太叔曰國
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
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
將焉往旣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昭三年鄭伯如晉
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賜之州田
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
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一
其是之謂乎

齊州綽

州綽齊大夫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
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二子者譬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平陰之役風沙衛殿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齊人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堅自
殺

贊曰申無字勇於諫論陳蔡不羹之患王終以此
可謂明也已矣子服惠伯從容開說切事而解紛

伯似之遂世其德可嘉也榮成伯之規正可謂不
其祖矣爵以序德也而齊莊所建俱勇士此匹夫
與何救於亂哉夙沙衛齊之寵臣也然言國士而
堅以為恥殿齊師而殖綽以為辱古之自重也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二

襄公六

衛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儀十四年衛獻
出奔求復於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甯叔視君不如
奕棊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必不免矣二十六年衛侯入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衛
侯入果殺甯喜

魯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也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

見周大夫原伯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馬父馬父曰
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二
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天王入于成周子朝
使告於諸侯云云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逆景之命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哀八年齊閭丘
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馬父笑景
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
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
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王之傳恭猶不
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
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

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
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齊陳須無

陳文子名須無齊卿也陳完之孫文子見崔武子退
而告人曰崔子將死乎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
乎盧蒲癸將殺慶氏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
何得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

晉史趙

史趙晉大夫也昭八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虎祁
也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楚滅陳晉侯問於

三百八十二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
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
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虞之世數未絕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齊陳無宇

陳無宇齊陳桓子也父須無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強
於陳鮑氏而惡之昭十年陳桓子伐樂高氏又敗諸
鹿門樂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
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
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
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

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人之貧約孤寡
與之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
彊後適晉晉侯逐范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高彊曰
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

鄭良霄伯有

良霄字伯有鄭卿也父曰輒二十八年公過鄭
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
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
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三十年駟帶率國人伐伯有

曰鄭人殺良霄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仁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二
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回
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
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
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
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
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
亦宜乎

齊慶封

慶封字子家齊相也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
爲左相謂之崔慶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
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
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
不知也崔杼死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公膳日雙雞
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
雅子尾遂謀逐慶氏封來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

孫食封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也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會于申楚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封而盡滅其族將戮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封惟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齊崔杼

崔杼齊相也是爲崔武子棠公死武子弔焉見棠姜美之武子取之莊公通焉杼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丁丑杼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

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

贊曰太叔儀不以居行貳其心斯可託國矣爲國而不學幾何而不相蒙以趨乎亂也閔子一言知其本矣陳文子處崔慶之間而能不污其身難矣然身爲齊卿知崔子有無君之心而不能保其君於全知盧蒲癸作難而不能免慶氏於禍闔門收子坐觀勝敗孔子謂其清矣而未仁殆以此也桓子之滅欒高非忠也乃翦公室以自封也鄭良霄齊慶封稔其惡不如是不足以滅身而覆宗也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三

昭公一

晉中行穆子

荀吳

中行穆子名荀吳偃之子也元年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魏舒請毀車爲行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十五年秋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

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邑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邑邑以賈急不如完舊賈急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弗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

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荅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旣而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魯叔孫昭子

姑

叔孫昭子名婁穆叔之庶子也穆叔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子之子殺之於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
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
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
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
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
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
十五年媯聘于宋宋公享昭子飲酒樂而語相泣樂
祁知其皆將死也九月公伐季氏季氏伐公徒公孫
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見平子曰子以逐君成名不亦
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

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
自鑄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
宗祈死戊辰卒

楚左史倚相 觀射父附

左史倚相楚大史也靈王與子革語倚相趨過王口
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申公子亹子
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
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
見以交傲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
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老而舍我必共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王孫圉聘于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

君無忘先君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以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之爲其見重如此觀射父楚大夫也觀從之族與倚相齊名昭王問射父曰周書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又使先聖之後能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心率舊典者以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

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
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祀家
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
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
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司馬子期祀平王
祭以牛俎於王王問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
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
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
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

不慢王曰小大何如對曰神以精明臨民故求備物
不求豐大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芻豢
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所謂一純
二精七事何也對曰聖王不違心精物以臨監無有
苛慝於神明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
時為七事王曰三事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
忠信

魯仲孫纘

仲孫纘魯卿也孟獻子之曾孫是曰孟僖子七年公
如楚僖子為介於是乎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
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

四百十
智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
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生何忌及說二十四年丙戌
卒僖子之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三命茲益共是以前鼎銘云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以餬
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
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周岱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
贊曰荀吳伐鼓庶乎文公伐原之師庸能討鮮虞滅
陸渾復振晉之威令信義之效不虛也叔孫昭子見
微而知其故臨難而不苟免其有穆叔之風乎不幸
見欺於季孫懷忠憤懣至效士變之請哀哉楚靈王
驕虐而猶敬左史其良心未亡也惜乎退而寒之者
衆一左史如楚王何孟僖子之才之行俱無取然知
自反而求學猶愈於迷而不知復也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四

昭公二

魯子家懿伯

子家懿伯名羈魯大夫也莊公之玄孫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子曰季氏僭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子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伐季氏平子登臺請以五乘亡公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居于鄆二十八年公如

晉次子乾侯三十二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書曰公薨于乾侯言
失其所也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子家子不見
叔孫而亡初二十五年夏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
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
出辱之鸛鵒鸛鵒往歌來哭已而果然

晉蔡墨

蔡墨名黯晉史大夫也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
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
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
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

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飈叔安有裔子曰
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
豢川豢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
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
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

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籍談

籍談晉大夫也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談爲介旣葬除喪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

且昔而高祖孫伯璽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子秦嗣定十四年晉師敗于潞獲籍秦籍氏乃絕

周泠州鳩

泠州鳩周樂工也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窅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景王問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

四十五
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
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
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
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
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天王鑄鍾成伶人告和王謂
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
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
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
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王曰爾老耄矣
何知二十二年四月王有心疾乙丑崩鍾不和

秦醫和

醫和秦醫也昭元年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景公使
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
有煩手淫聲惛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
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
儀節也非以惱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
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
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和聞之
國之大臣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
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
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於人血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
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始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
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
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

也公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故秦世有良醫

魯季孫意如

季孫意如魯卿悼子紇之子也是曰季平子十年平
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而非之二十
五年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
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公伐季
氏因請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
矣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
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
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陷西北隅以入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邱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明年居鄆三十一年薨于乾侯定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卒于房

贊曰子家子從公于外間關險阻言雖不用而始終一節賢矣哉昭公之愚不移也既不能受制於強臣又不能親大國聽忠諫自辱于齊退無所成何爲者邪女叔之言不苟矣蔡墨博達而正其在師曠史趙之間乎古者審音原診皆足以知政州鳩醫和知此道矣豈止技藝而已哉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季孫意平之謂矣泣告昭子徒跣晉使若恐不得以事君也及爲謀焉則又陰賂齊晉之權嬖以撓之是何人也生不能事死而厚終猶不足以蓋前惡矧欲溝墓而加謚乎原其用心蓋將暴矣使自斃以避惡名得死牖下幸哉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五

昭公三

楚沈尹戌

沈尹戌楚沈尹也為左司馬囊瓦為令尹城郢戌曰
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
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
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
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

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
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
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
章與楚夾漢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
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
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
吳敗之五戰及郢戍及息而還戰于雍澨傷子諸梁

晉士彌牟 景伯

士彌牟晉大夫士景伯也士文伯之子世爲理官二
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
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士伯曰子奉君命以
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
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三十二年魏舒韓不信合
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
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

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定元年正月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役也薛寧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寧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宋樂祁犁

樂祁犁字子梁宋司城也子罕之孫二十五年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公宴之語相泣也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宋公俱卒定公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作亂乃逐桐門右師

魯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魯卿仲孫矧之子也是曰孟懿子昭公之
伐季氏使邱孫逆懿子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執邱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遂
行哀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孟孫曰
二三子以爲何如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茅成子請告
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
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初哀三年司鐸
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
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富父槐至
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
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齊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嬖大夫也齊景公疾據請誅祝固
史嚱晏子諫而止公曰據與我和晏子以爲同也非
和也語並見晏嬰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
相齊侯將享公仲尼謂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
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
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

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楚囊瓦

囊瓦字子常楚令尹子囊之孫也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其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及唐人獻馬蔡人獻佩乃歸蔡侯唐侯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子常三戰不克遂奔鄭吳人五戰及郢楚子奔隨申包胥乞師於秦明年敗吳師楚子乃歸初鬬且廷見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問蓄聚積實

如餓豺狼焉殆必亡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今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相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贊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雖見背於子常其

功不遂其志亦壯矣士景伯雖未能片言折獄亦不至貪以敗官能世其家也孟懿子兄弟事仲尼者也昭公之出何忌之忠無聞反爲之伐公徒懿子問孝孔子對以無違孟懿子未免有違者也推事親則事君可知矣敬叔尚賢於兄哉囊瓦昏墨信讒害忠良喪國家舉身以亡可勝誅哉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六

昭公四

周單穆公

旗

周穆公名旗王卿士也十八年景王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穆公曰作

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聽之弗及比之不度將焉用之夫耳目心之樞機也耳內和聲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動不順時民無據依各有離心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明年景王崩土室亂

周劉文公秋

劉文公名狄字伯盩王卿士也劉獻公摯之庶子

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伯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盩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二十六年晉師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定四年劉文公卒子桓公嗣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八年劉子單子復敬王以定王

室

吳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吳相也父連尹奢爲楚太子建之師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作亂王信之執伍奢二十年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兄棠君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

之利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定四年唐侯蔡侯怨令尹子常因吳以伐楚敗楚師五戰及郢楚幾亡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

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翫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使吳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而日以憔悴也然後安受吾燼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夫其系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

類焉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王愠之取其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黃池六月越人入吳三十一年越滅吳吳王縊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負也

楚公子申子西

令尹子西名申楚平王之庶長也二十六年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嗣不祥必殺令尹令尹

四十七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四
懼乃立昭王哀六年楚子圍蔡蔡請遷于吳吳師在
陳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
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間退
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謀逆越女
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乃弗崇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
宜哉十六年楚殺太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
之葉公言其詐而亂不可弗聽召之使處邊竟爲白
公將作亂子平以告子西曰勝如卯余翼而長之旣
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
面而死慙於葉公也初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
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
王喜拊其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
而止之曰臣願言有道王其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
之曰臣聞爲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
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

臣也願王賞忠而罰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祖父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於十里之上抑於百世之後者也

楚鬬辛

鬬辛楚鄖邑大夫也鬬韋龜之孫蔓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爲令尹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王患之昭十四年殺成然使辛居鄖以無忘舊勲吳師入鄖楚王奔鄖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

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已以下則有讎下虐上爲弑上虐下爲討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楚子入郢賞鬬辛鬬懷鬬巢王孫由于申包胥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子西謂王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其成然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

四書
不亦可乎

贊曰單子文而達其有襄公之遺範乎東王之不止
單劉之力也苟中心圖君雖力不足終必至焉子胥
復父之讎諫君之失忠孝得矣至求勇士以成志鞭
故君以攄憤猶有憾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
得天下不爲況於此乎子西兄弟辭萬乘之國復已
亡之楚其節高矣其功大矣然俱不免白公之難以
子西不能從善而昧於知人也傳曰仁而不武子西
是矣善哉葉公之言曰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
疾味其知之矣史稱楚昭王欲以書社五百封孔子
子西恐其遂王也而止之審如是死非不幸也然聖

人之行藏天也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子西安能爲
之用舍哉闢辛不以父怨乘君急知上下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七

昭公五

晉趙鞅

趙鞅趙簡子也一名志父趙武之孫趙成之子也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見子太叔而問揖讓周旋之禮焉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鞅與焉仲尼史墨非之子太叔卒簡子思黃父之言爲之哭臨甚哀定十三年秋書曰鞅入于晉陽以叛初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遂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時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哀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荀寅范吉射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六年鞅伐鮮虞

十年夏伐齊十九年卒子無恤嗣董安于簡子家臣也下邑之役安于多功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及死簡子祀安于於廟

晉荀寅

荀寅晉卿中行文子荀吳之子也二十九年從趙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
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
氏其亡乎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寅求貨於蔡晉於是乎失諸侯十三年趙鞅起晉陽
之慝至哀四年寅奔鮮虞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晉
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
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
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
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宋華亥

華亥宋卿也華元之孫華合之弟宋元公無信多私
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遂誘宣
公子而殺之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於是宣
公與華氏向氏交質其子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
之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
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十一月
復如楚乞師二十二年華向自南里出奔楚

魯南蒯

南蒯魯季氏費邑宰也南遺之子季平子立而不禮

於蒯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
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
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
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侍酒於景公
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卒於齊

魯陽虎

陽虎魯季氏家臣陽貨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
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
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陽虎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

敗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于謹陽關
以叛明年夏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遂奔晉卒於晉公山不狃師敗
與叔孫輒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
禮也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不狃對
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
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衛齊豹

齊豹衛司寇也齊惡之子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
與鄆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初豹

見宗魯於公孟爲駮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間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昭二十年六月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公孟出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衛侯以北宮氏伐齊氏滅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

義不犯非禮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楚費無極

費無極楚大夫也楚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登陳及其子弟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曰是瓦之罪乃執無極滅其族

言乃止

贊曰趙鞅殺趙午以啓邯鄲之亂成晉陽之愚終之六卿構禍晉國衰微不暇顧有諸侯私欲之爲害也傳稱簡子欲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陋哉圖王之術也夫賢可罔也聖豈可得而罔之考其心迹其姦雄跋扈之尤乎召陵之會盛矣荀寅取貨於蔡不獲而沮其師晉於是乎失諸侯寅之不忠安得不亡也哉華向之不臣也君臣交質其子又輔之不道之哭楚詩所謂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其華向之謂乎南蒯陽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說則是然其用意則以亂易亂者也公山不狃不以小惡而覆宗國猶有仁

心焉此孔子所以召而欲往也讒人之禍甚於叛人叛人之禍止於其身讒人無所不亂費無極陷君不義變易是非使父子君臣不相保惜其滅族之晚也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八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

沈諸梁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沈尹戌之子也爲葉大夫吳師入郢獲葉公之母及其弟后臧秦師救楚敗吳師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身不正視太子建死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所以啓詐謀也子將若何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已

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

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楚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初伍負與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吾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

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包胥以秦師救楚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郢賞包胥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至是楚果復國後越將伐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

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次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衛祝鮀子魚

祝鮀字子魚衛大祝也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烹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鮀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土室以尹天下

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絳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畔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

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
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
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
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
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
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
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
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

載書云王若曰云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
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
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駟歆

駟歆字子然鄭卿也定八年歆嗣子大叔爲政九年
春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
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
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贊曰葉公世勤忠孝知人慮事有先見之明及其聞
難而入定國如反掌復君置宰功成不居又何高也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高之謂矣傳稱子高行
不勝衣而果斷若是蓋仁者之勇也諸梁嘗問爲臣
之道於仲尼申包胥志存楚國國寧而逃賞其介推
范蠡之徒歟祝子魚辭辨而正是其所以免於辱也
太史以爲史魚之言誤矣當是時不才而有貌其不
能自脫於亂也必矣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
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佞也蓋不佞之佞
非佞人之佞也鄧析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其少正卯
之徒歟歟之誅未爲過也古之亂人所作爲後世法
者多矣豈以是免其死哉左氏比之甘棠非其倫也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二十九

定公二

魯子路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亦曰季路孔子爲魯司寇十二年使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哀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子路又爲衛孔氏宰初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奔宋及靈公卒子輒立是爲出公哀十五年蒯聵因渾良夫入衛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季子聞亂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合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衛子貢

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衛人亦曰衛賜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

懼謀於子羽子羽欲勿往子木曰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吳人欲執之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焚

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卒于越

衛公叔文子發

公叔文子衛公叔發也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然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

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又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逐之十四年戍來奔

齊犁彌

犁彌齊大夫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三十八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鄒本立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

吳太宰嚭

太宰嚭字子餘姓伯氏楚伯州犁之子也卻宛之難出奔吳爲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吳卒入郢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師敗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繁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太宰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一十二年越滅吳歸復臣越

贊曰晏嬰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爲社稷亡則亡故崔杼之亂晏子不死君子不以爲怯子路孔氏之宰也而死國難過於厚矣且政不及焉雖不死不害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士路之死殆傷勇矣子貢之辯折諸侯者禮義而已遷吏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橫家附益之也鄆之會吳人執衛侯子貢尚請束錦遊談以釋之存已而亡人殆非子貢之志也不然子貢之辯豈無以存魯何至爲此區區也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德此所以能與其臣同升諸公也仲尼嘗用於魯其效聞於天下矣武叔身親而目見且以子貢

為賢而毀之犁彌何誅焉傳越滅吳在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季孫尚因嚮納賂於越而太史公云越滅吳誅太宰嚭以不忠當以傳為正嚭以貪佞亡吳復見容於越何佞人之難遠也

春秋臣傳卷第一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臣傳卷第三十

哀公

魯冉有

求

冉有名求為季氏宰十一年齊伐魯及清冉有請與齊戰齊師宵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魯子服景伯

何

子服景伯名何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宮

三十八
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
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
刑無赦七年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景伯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
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
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不聽秋伐邾十三年吳晉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
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
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執事
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
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
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太宰言於王乃歸景伯子貢聞之見於
夫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
夫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
非說者之拙也

越大夫種

大夫種姓文越相也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
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乃號令
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
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
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蓂莢時雨旣至必求之
今君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
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
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
天矣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句踐
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
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

之太宰嚭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句踐
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棲會稽使召范蠡
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對曰卑辭
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
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
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
事種不如蠡王曰諾令種守於國與蠡入宦於吳三
年而吳人遣之歸至於國王曰不穀之國蠡之國也
蠡其圖之及吳王會于黃池越乃襲吳敗之三戰三
北遂入吳吳人請成王欲許之范蠡諫曰夫謀之廊
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

反爲之災夫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遂滅吳反至五湖蠡辭王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王辱於會稽之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不可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蠡後貽書招種種未決越王賜之劍死

衛孔圉

孔圉衛卿孔文子也初衛大叔疾取於宋子朝其嬖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又子怒欲

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哀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姑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魯季孫肥

季孫肥季康子也季桓子之庶子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

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晉趙無恤襄子

趙無恤晉趙鞅之子也是曰襄子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勝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狄之事

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雖不為幸吾是以懼晉陽之圍從者欲守邯鄲襄子以謂晉陽先主之所屬也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卒與韓魏滅知伯至敬侯三卿滅晉

晉荀瑶知伯

荀瑶荀躒之孫知襄子也是曰知伯父荀申曰知宣子宣子將以瑶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瑶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爲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初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齊陳恒武子

陳恒陳成子也十四年四月甲午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昔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贊曰哀公之時國弱微有子路爲之削三都有子貢子服爲之應四方之命有冉有爲之帥軍旅遂抗於諸侯用儒之效如何也然是二三子者已不能用況於仲尼乎受制三桓固其所也大夫種能存越國而不能保其身懷寵之爲累也如是然爲句踐亦寡恩矣困則屈伏強則搏噬亦夷狄之常也范蠡見幾而作知矣孔文子以太叔室孔姑亂禮已甚然猶知訪仲尼而止其行過晏嬰子西遠矣是以謂之文也大臣不和未有能定國也陳恒之亂民所共棄當是時

中國無伯久矣魯誠仗義而征之齊必倒戈而聽命
定齊則諸侯可得此湯文之舉也曾是莫聽而徒爲
無用之誅豈乎哀公之不終也自是而後三卿分晉
陳氏盜齊諸侯莫之誰何遂爲戰國悲夫孟子謂五
伯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信哉

春秋臣傳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